



聂耳

谱写激情燃烧的民族战歌

□ 邢文国

每当高昂激越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响起,我们总会肃然起敬、热血沸腾。这是在怎样的情境下,让这首歌的曲作者聂耳发出至今都令人振聋发聩的呐喊?日前,我有幸来到人民音乐家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曲作者聂耳的故乡云南省玉溪市采访,感受聂耳生命的律动。

聂耳故居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门街3号,系聂耳的曾祖父聂连登于清末所建,传至聂耳的父亲聂鸿仪。故居为一楼一底木结构建筑,临街面楼下原为半截砖墙,外有护板,上部为活动木板窗,开为铺面。街面楼下房檐上仍有半截依稀可见的浮雕图案。1902年,聂鸿仪去昆明行医,又留给聂耳的大嫂王静珍居住。聂耳1927年初中毕业后,曾随母亲彭寂寂回玉溪,于农历6月22日至7月10日在此复习功课。这个旧式四合院完整保留着聂耳和家人当年在这里生活的痕迹。厨房、药铺、母亲的卧室、聂耳和三哥的卧室。1992年3月,玉溪市人民政府将其修复一新,并建造聂耳塑像。2013年,聂耳故居更名为聂耳故居纪念馆,馆内现藏文物近500件,包括聂耳的日记、乐器、衣物等。展厅以聂耳生平为主线,系统介绍了聂耳生活、学习、音乐艺术造诣等方面的成长发展,以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创作过程,反映了聂耳为民而歌、为国而泣的家国情怀。

在玉溪,我们心潮澎湃、热血沸腾。这里到处都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,玉溪人民深情缅怀聂耳,聂耳路、聂耳山、聂耳公园、聂耳广场、聂耳大剧院、聂耳小学、聂耳音乐基金会等早已声名远播……聂耳的故乡,每一个用聂耳命名的地方都在回荡着他青春的绝唱。

参观聂耳纪念馆,进一步知道了聂耳的光辉一生。这位天才的人民歌手1912年2月15日生于云南昆明,原名聂守信。他4岁丧父,靠母亲继业行医谋生。青少年时,他先后就读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和云南省第一师范学校。聂耳在校品学兼优,从小就喜爱云南的民歌、小调、滇剧、花灯与民族民间音乐,会笛子、二胡、三弦、月琴等乐器,还曾参加过学生音乐团并担任指挥。在聂耳的幼年时代,他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雨道街72号开了一家成春堂药店。不久,父亲去世,药店由母亲经营,原本殷实的家境开始中落。所以,在幼年聂耳的记忆里,母亲经常坐在灯下,打着算盘算完账后,便是叹气 and 发愁。聂耳曾暗许心愿:今后一定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。他的母亲能唱各种民歌,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、花灯调、洋琴调等,动听的歌曲与歌曲里的故事,让聂耳很着迷。

正是从母亲唱的歌中,聂耳知道了蔡得这个名字。蔡得将军在云南讨袁护国的壮举,在少年聂耳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16岁那年,聂耳背着家人偷偷报名参加了军,被编入十六军湖南新兵队受训。1931年4月,聂耳考入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“明月歌舞剧社”,担任小提琴手。第二年11月,他进入著名的联华影业公司工作,参加了“苏联之友社”音乐小组,参与组织了“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”和“左翼戏剧家联盟”音乐组的活动。

聂耳曾在北平生活过一段时间。当时,他穷得买不起一件棉衣,却经常深入生活在天桥底下的贫苦艺人中间,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,聆听卖嗓子、卖武功艺人的叫卖声。

在上海期间,他也经常踏着晨霜夜露,深入工厂去体验女工们上班的辛苦,还



与小报童们交上了朋友,从而创作出《新女性》《卖报歌》这样的歌曲。没有稳定的居处和起码的创作条件,他在上海用了一年的时间苦苦积攒,才买回了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。

聂耳本就是一位志存高远的热血青年,他用音乐做武器投入了伟大的抗战救亡的洪流之中,他创作的《开路先锋》《码头工人歌》《大路歌》《卖报歌》《毕业歌》《铁蹄下的歌女》《新女性》《塞外村女》和民乐合奏曲《金蛇狂舞》《翠湖春晓》等一首首激动人心的战歌,带着振奋人心的力量,飞向抗日战场。他的这些歌曲集中表现了工农群众在阶级压迫下的苦难和斗争,作品都来自他深入社会生活最底层所获得的感情与素材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里写过这样的话:“音乐与其他艺术、诗、小说、戏剧一样,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,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,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。”

1935年一个漆黑的夜晚,一位同志悄悄来到青年音乐家聂耳住的小阁楼上,递给他一个香烟盒,郑重地说:“这是诗人田汉在狱中写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请你为它谱曲……”

聂耳立刻在霞飞路1258号3楼自己的居所投入了创作。深夜,他一遍遍吟诵着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情感的歌词,全身热血沸腾,脑海中闪现出一个个画面,仿佛看见英雄的中华儿女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,奋勇地冲向前方。激情化成一个铿锵有力的音符,他一会儿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,一会儿在楼板上跑来跑去,一会儿含泪低吟,一会儿又不管不顾地唱了起来……心头积蓄得太久的泣血呐喊深深压在他的心头,此刻如飞流直下,一泄见底。他将民族的呼声成功地诗化在曲谱里,将抗日救国之意、同仇敌忾之情高度浓缩、高度抽象、高度升华,呈现出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、超时空的凝聚力和震撼力。他的屋门被敲得直晃,聂耳创作的激情中醒来,房东推开门说:“你又跳又唱的……”聂耳这才发现,自己不知不觉写了一个晚上。他忙向房东道歉: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!把我们的血肉,筑成我们新的长城。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……”滚烫的歌词让聂耳心潮澎湃、彻夜难眠。

聂耳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,党为了聂耳的安全,便安排他出国学习,他带着未完成的曲谱,登上了东去的轮船。汹涌的海浪、澎湃的心潮、阵阵海风,他心潮起伏、彻夜不眠,终于完成了这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并于1935年夏寄回祖国。这是聂耳一生中完成的最后一首歌,也是他“最后的吼声”,它给了中华儿女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战斗力量。无数革命先烈就是高唱着这首战歌,用自己的胸膛朝向敌人的枪口,迎接祖国的解放。

哪里有侵略者的屠杀,哪里就有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声。和着这首歌曲的激昂旋律,整个中华大地上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波高潮。画家丰子恺曾回忆:“我从浙江经过江西、湖南,来到汉口,在沿途各地逗留时,抗战歌曲不绝于耳,连荒山中的三家村也有‘起来!起来!’‘前进!前进!’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。都市里自不必说,长沙的湖南婆婆、汉口的湖北车夫,都能唱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’。”

这首激情燃烧的战歌就是唤起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号角,从此响彻在中国大地上。1949年9月27日,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正式通过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国歌,1978年,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,此歌成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。

每当我们听到庄严雄壮的国歌,就如同听到嘹亮的号角,永远召唤着我们——前进!前进!前进!进!



《长春女孩》

他和他的老师聊天去了

□ 马森

1月7日上午,正翻读一本旧书,版画家曹文汉先生的儿媳与我联系,说曹老在医院抢救,她在家陪婆婆,婆婆让她将曹老的情况告诉我。

我不敢相信,因为上个月才与曹老通过电话,他的状态还不错。担心的同时,不无感动,毕竟,曹老的家人知道我和曹老的关系,所以第一时间告知。我和曹老的儿子曹江联系,他说父亲前天入院,一直在ICU,昨夜已下病危通知书,他不想让父亲遭罪,多半就是今天的事。

晚间,曹老的家人告诉我曹老走了,他们委托我给曹老写个讣告。写的过程中,很多往事都浮现出来。

几年前,我给曹老写过一些文章,有评论、展序等,每当文章发表出来,送刊时,曹老都执意要请我在他家附近吃个饭,东北菜、湖南的剁椒鱼头、广东的竹升面、江苏的汤包,每个地方都有特色。他说他不怎么出来吃饭,就是味觉退化了,偶尔出来吃点“重口味”的东西。现在想来,曹老向来对朋友热情,更多的时候,他其实也是想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改善改善伙食。

有位朋友在朋友圈里悼念曹老。她回忆起有一年夏天,曹老在桂林路请我们吃鸡排饭、喝老式汽水的场景,曹老忙前忙后、笑容满面的样子,甚至让我们忘记了他是位耄耋老人。每次我要买单,曹老都坚决不让:“你要是买单,以后就别来了”。只有一回,和朋友一起去看他,临近中午,考虑到他不方便走远,又想吃点辣的,我就把他们带进楼下的一家麻辣香锅,悄悄付完钱,曹老要给我钱,我赶紧把话题岔到菜品的香辣和艺术作品上,曹老笑着说这味道还真不错,接着就聊美术作品了。

曾在书斋书店给曹老策划过两次小型展览,一次是曹文汉肖像藏书票展,一次是曹文汉关东风情木刻系列展。第一次展览,曹老还到现场与大家互动,很多人排队请他在木刻明信片上签名。朋友赵峰给活动拍了一组很有质感的黑白照片,深受曹老喜欢。有一次,我们在一家店吃饭,曹老问我这家店的女老板小雨像不像左小青,我一看,确实有些神似。曹老那天就和小雨说,可惜他现在动不了画笔了,搁过去,一定会给她画幅画。后来,我和曹老、赵峰小聚,曹老提出请赵峰帮小雨拍一组照片,就以店面为背景,拍完直接给小雨。没过多久,赵峰就完成了任务,小雨很感激,曹老也很开心。这让我想起曹老曾创作过一组题为“长春女孩”的系列版画,艺术家,尤其是擅长肖像的艺术家,对人物的造型与样貌是十分关注,也是十分敏锐的。倘若时光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,小雨恰巧也认识曹老,大概她也会成为版画“长春女孩”中的一员。



《毕加索》

曹老给其恩师古元先生撰写过《古元传》,但却一直没有给恩师刻过肖像。古元先生的长女古安村在《曹文汉作品集——古元美术馆藏品》的序言《我不敢》中给出了答案:“在与曹文汉先生谈到作品时我问他:‘你创作了许多幅优秀的肖像作品,为什么没有为你的老师创作一幅肖像呢?’他思考片刻后轻轻地回答了三个字:‘我不敢。’言毕他沉默了,我也沉默了。”

近些年,曹老将他的一批木刻作品及重要文献相继捐给了吉林市博物馆、珠海古元美术馆,两馆多次为其举办展览。其中,他捐给古元美术馆70多件素描、150余件人物黑白肖像木刻精品和77件珍贵文献资料,古元美术馆策划出版了《曹文汉作品集——古元美术馆藏品》,另一本《曹文汉捐赠文献集》正在北京印刷。

2022年12月18日,我收到了珠海寄来的作品集,给曹老打电话致谢,曹老说这次不能签了,文献集过段时间珠海方面也会给我寄。说到2022年是他来吉林60周年,这位早把他乡变故乡的老人有些激动,感触良多。电话结尾,曹老叮嘱道:“疫情过后,你一来一趟,我的版画《莎士比亚》给你准备好了。”世事无常,曹老没能看到《曹文汉捐赠文献集》。于我而言,再也去不了西康胡同找曹老了,再也接不到那个开头永远是“喂,我老曹”的电话了,再也听不到他用京腔绘声绘色地讲民国文人轶事了。

这些年,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,曹老时常叮嘱我不能放下笔,“小说也好,剧本也好,都要坚持写下去。”如今,这位关怀我成长、督促我创作的老者已远去。因为疫情原因,不能送曹老最后一程。我正因为此遗憾时,曹老的儿媳发来一条略带哽咽地语音:“我在想,老人家是想他的老师曹元了,他和他的老师聊天去了。”是啊,他和他的老师聊天去了,他把诸多优秀作品留给了这个世界。

此刻,我看到书架上那些曹老生前送我的旧书,既有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巴黎圣母院》等世界名著,也有《塞尚传》《伦勃朗传》《劳特雷克传》《我的父亲雷诺阿》等名人传记。往后,每当翻读这些书时,就会唤醒那些关于曹老的记忆。

(本文版画家:曹文汉)



《上市场》

